

金菊四絕

「台灣」陳青云 著

下

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陈青云武侠小说作品集（下）

金菊四绝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刊用章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4225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陈青云作品集
金菊四绝

著 者 陈青云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30 印张

字 数 78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06-506-3/I·188

定 价 59.80 元(全三册)

八十六 隐逸高士

铃铃对拜月教总坛附近山势的防守了若指掌，何处有关卡盘问，何处有巡逻经过，经她数月来摸得一清二楚，加以轻功高超，直至教中心脏地带，竟无一人发觉她的行踪。

那墓室四面虽有执刀守卫，对刘铃铃来说不难一一解决。只见光天化日下，刘铃铃身形如似鬼魅般，绕那广大墓一周，即将十六名守卫，悄无声响的全数点了哑穴。

刘铃铃站在墓室正面，稍一观察便知启墓之法，当即搬开那方无字的玉石墓碑，顿见墓室开出一扇石门。

刘铃铃仔细谨慎，怕自己进墓后万一来人发觉，关下墓门，那不是连自己也陷落墓室之中？

只见她进墓室前，将那方关闭墓门的石碑，连根搬倒，如此一来，就是有人发觉，充其量被转而已，决不至被困墓室中坐以待毙。

那墓室深广，解英冈与吴爱莲坐在胡莹停棺的室内，丝毫不觉外面墓门被打开，他二人干粮吃完未久，室内空气够，精神倒还不错，只是已当活命无望，一个倒在水晶棺前头，一个倒在水晶棺尾，闭着眼睛等死也。

刘铃铃掠进室内，他二人仍不觉，刘铃铃见解英冈倒在水晶棺前不动，可吓坏了，叫道：“英冈！”

解英冈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女子喊自己，起先还以为室中无他人，定是跟着自己倒霉的吴爱莲喊自己，哪知睁开眼来一看，只见一位满身馥郁的姑娘扑在自己的怀中哭泣着。

刘铃铃只当解英冈死了，叫了一声扑进解英冈的怀内，解英冈是她夫婿，未扑至解英冈怀内已是含着两泡泪水，可是才哭一刻便发觉解英冈身体热乎乎的，不由惊喜过望，又听解英冈的声音丝毫无恙的喊着自己道：“铃铃，是你！”

说着一手抬起刘铃铃的下颌道：“你别伤心，我没死啊！”

刘铃铃破涕为笑道：“你，你可吓坏了我！”

话一出口，顿觉羞意涌生，垂首解英冈胸前。

解英冈好生爱怜地抚着刘铃铃乌溜溜的青丝道：“我真该死，吓了我的爱妻。”

那“爱妻”二字听到刘铃铃耳中，一直甜到心里，浑然忘了此时仍在墓室之中，只觉今天好比那日未完成婚礼的继续，幻想中两人回到新房，解英冈掀开自己头上的红绸，然后低低地喊了自己一声“爱妻”！

吴爱莲一发觉刘铃铃进来，即赶忙奔出墓室，见那石碑被搬倒，蛮佩服刘铃铃仔细，重又掠回墓室见解英冈刘铃铃相拥一起，而解英冈称她爱妻，心中很不是味，轻咳一声道：“解英冈！可知身后棺内是何人么？”

解英冈闻言一惊；

拉起刘铃铃道：“姑娘死了！”

吴爱莲冷笑道：“这位救命的姑娘，您可知棺中的胡姑娘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解英冈横她一眼道：“不须吴姑娘向我妻子搬弄是非，在下有口自会向她坦述！”

吴爱莲听解英冈好像有意说出“妻子”二字，心中一痛道：“阁下倒是风流种子，认得女孩不少啊！”

轻描淡写一句话，道出心中的怨恨，须知解英冈一直把她当作“丑姑娘”没看在眼里，然吴爱莲对他已有说不出的亲密关系，一路来虽说解英冈毫不怜惜她，但那种照顾，何尝不像夫妻一般？

不料解英冈已有妻子，而且当着自己面强调那种关系，她再难呆立下去，话一说完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解英冈与刘铃铃随后走出墓室，刘铃铃带他驾轻就熟的奔出拜月教区，路上解英冈详述别后的经过。

刘铃铃听定道：“胡莹的死怪不得你，如今你不想见见未曾晤面的儿子么？”

解英冈摇头道：“目前我要办的事太多了，那孩子有他外公照应，不须我去记挂，再说胡莹的父亲恨我入骨，还是不跟他见面，免起争斗的好。”

刘铃铃道：“也对，你跟胡伯伯见面，他思爱女之死，一定仍要对你不利。你不还手不行，还手有失伦常，胡伯伯虽然失去爱女，

抱个外孙也好以娱晚年了。”

接又问道：“你现在打算先去华山见你母亲呢？抑是先去九华找那门剑生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此去九华较近，咱们先去九华找到门剑生，要他跟咱们当面与涂公亮对证，好教本门四姓弟子了解家父死前的罪名，实是受了涂公亮的诬陷！”

刘铃铃道：“咱们无凭无证，门剑生决不会轻易承认当年之事，他跟涂公亮串通好，更不可能随咱们去跟涂公亮对证了。”

解英冈主意已定，怒道：“他不去也得去，不承认也得承认！”

刘铃铃道：“咱们也不知门剑生的为人，会不会那吴姑娘的师父跟门剑生有仇隙，而故意栽祸他头上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这倒不会，胡伯伯亲眼目睹他当年参与会中，有意教群豪先轻视家父的人格，在其间兴风作浪，以助涂公亮轻易诬陷成功。”

刘铃铃道：“到时他不承认也不肯去，咱们只得绑他大驾了。”

解英冈颌首道：“为洗雪家父的冤名，那也只有如此。”

他二人说的轻巧，却不知门剑生是何许人。以他二人之力想去绑架门剑生，可说有点妄想。

从云南到安徽九华略有数千里路，他二人怕拜月教追及，白日雇车急驰，直到天色暗黑才投宿旅店分房而睡。

他二人虽有夫妻之名，终因那婚礼未完成，父母不知，不敢私下同房，但他们彼此早把对方当作终身伴侣，眉目举止间，其亲密之态已不下真实的夫妻。

这天二人到达九华山下，休息一夜，第二日开始登峰，慢慢搜寻门剑生隐居之处。

吴爱莲只告诉解英冈，门剑生隐居九华，却未说明详细地点，那九华山又名九子山，共有九座高峰，想在其中找一位隐居之士，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

他二人一天找一座高峰，这天找至第五座高峰，登上峰顶，只见此峰与前四峰迥然不同，景致十分优美，想来特别高之故，处处流水生烟，恍若仙境。

峰上怪石嵯峨，不便于行，但难不倒解英冈、刘铃铃，千沟万壑中，他二人尚且携手而行，每到峻峭处，双双一跃而过，那情景就像

一对爱慕至深的情侣游山玩水似的。忽到一地，豁然开朗，但见前面是一片广大的松林。

他二人向林中走去，走了一阵，蓦见一座像神仙住所一般的山洞呈现眼前，洞侧一棵巨松下坐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士，在他身前放着一张琴，那老道专心在弹着琴，却不闻一丝琴竭之音。

解英冈也不知那老道是否门剑生，只觉万分奇怪，心想那老道弹琴之态逸趣横生，却为何不闻琴音，莫非自己的耳朵有毛病？

他缓步向那老道弹琴处走去，那老道琴兴正高，好像不知有人走近，继续弹琴不已。

解英冈怕扰乱他的兴致，不敢出声，及走近一看，不禁轻“咦”一声，原来并非自己耳朵有毛病，而是那老道弹张无弦琴，琴无弦何来有音？

这时那老道才抬起头来向解英冈微笑道：“施主解不解音律？”

解英冈报以笑容道：“略解一二。”

那老道站起身，指着那张无弦琴道：“可否聆听施主弹奏一曲？”

解英冈笑道：“此琴无弦，何能弹奏？”

那老道“啊”的一声道：“我老糊涂了。”

拍手叫道：“狗儿，把那张有弦的琴拿来！”

刘铃铃闻那老道唤他童仆“狗儿”，不禁“噗哧”一笑，心想天下道士给自己童仆都是取什么“鹤儿啊”、“虎儿啊”，这老道倒新鲜，给自己童仆取个万分不雅的狗儿之名。

不多时，洞府的右扉内走出一位衣裳涩净的道童，手上捧着一张满是灰尘的旧琴，其状显有数十年未经抚拭弹奏。

刘铃铃见那道童已有十八九岁，还叫什么“狗儿”的小名，而且长相狮鼻，虎口招风耳，又正像一只狮子狗的脸形，不禁又是“噗哧”一笑，心想难怪那老道喊他狗儿了。

那道童自知长相不雅，听得有人笑他，回目向刘铃铃扫去，心忖：“天下竟有这等美貌的女子！”

看了一眼，不觉又看一眼，忘了师父在等他手中那张破旧的弦琴，要解英冈弹奏一曲呢！

那老道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狗儿啊，你在发什么呆？”

那道童这才醒悟，慌忙走上，双手捧呈那张令人可笑的旧琴。

那老道微觉尴尬道：“你怎么也不擦拭一下就拿来了？”

那道童道：“弟子正在洞内专心做功课，不知来了客人，心想师父从来不弹有弦琴，所以也没擦。”

那老道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，先放下再去拿支拂尘来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不须，待我弹奏一曲，即可除去尘垢。”

那老道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施主有此之能，倒不简单了。”

那道童放下旧琴，不觉又去偷窥刘铃铃，刘铃铃被他看得好生不悦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再看，小心你的招子！”

那道童讪讪道：“师，师父，弟子进去做功课了……”

那老道微骂道：“挨了骂，再不进去，你师父也替你挂不住脸。”

那道童进去后，解英冈抱拳道：“拙荆言辞得罪令徒，还请见谅。”

那老道神情洒脱道：“小孩子没见过女面，也该教训教训。”

旋又笑道：“我生平酷爱音律，偏于此道，不得其窍，惟有效法陶渊明蓄无弦琴一张，每当兴来，则抚弄之，聊寄其意，这张有弦琴朋友送我，反未曾弹奏过一次，置之高阁，以致满积尘垢。”

陶潜虽是一代隐逸诗宗，风雅之士，却不解音律，此乃读书人共知之事。

解英冈道：“渊明先生高风亮节，淡泊自然，道长有此‘但识琴中趣，何劳琴上声’的胸怀，在下佩服之至”

那老道预觉知音之遇的笑道：“我不是什么道士，不过喜欢道士打扮而已，我姓门，不妨称我门老吧！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剑生，请听在下一曲。”

门剑生听解英冈呼出自己的名字，不觉一怔，正要详问其故，解英冈业已按徽拨琴，弹出一曲“将归操”。

那“将归操”乃歌谱中最厉害的古琴曲十二操的第一操，门剑生虽不解音律，亦知解英冈弹曲中，向自己挑战了。

只见他神情如故，站立原地，微笑倾听。

刘铃铃都不敢大意，盘膝坐下，运起玄功以抵御解英冈琴音的侵犯。

解英冈一曲弹完，门剑生附掌笑道：

“妙曲，妙曲！”

解英冈见他听完一曲，无动于衷，不禁暗暗佩服，笑道：“在下

琴意已来，还请门老再听数曲。”

门剑生颌首道：“施主有兴，我正求之不得。”

解英冈按徽重弹，这是一首“倚兰操”。

“倚兰操”弹完，跟着弹“龟山操”，接着又弹“越裳操”、“拘幽操”……，一时琴音不断，满山震颤，林木摇晃。

其势恍若风雨突来，电光闪动，雷声轰轰，几乎要把山峦迸裂似的，那道童功力尚浅，在洞内听得狂奔出来，满脸惊悸之色。

然则门剑生仍旧无动于衷，微笑着倾听，倏见他反手一挥，点住道童的“甜睡穴”。

解英冈怕刘铃铃受不了，弹至第九操“别鹤操”，戛然而止。

门剑生笑道：“还有‘残形操’、‘水仙操’、‘襄陵操’，施主怎不弹了？”

解英冈叹道：“门老功力通神，在下再弹，亦是枉然，但不知门老如何得知最后未弹三操之名？”

门剑生望了望那张旧琴，果见尘垢已除，纤尘不沾，心想：“这少年功力到此地步，金菊门可望重振昔日雄风矣！”

笑道：“你是金菊门弟子吧，昔年我有一位忘年之友，姓解名学先，他曾对我谈及金菊门往事，说简家弟子昔日以歌谱见长，其中琴曲十二操，将武功化在琴音之中，乃武林罕睹之事，我见你有此能，不过猜测罢了。”

解英冈唱道：“黄芦岸白蘋渡口，碌扬是红蓼滩头，虽无刎颈交，却有忘年友……”

门剑生哈哈一笑，接唱道：“点秋江白鸢沙鸥，傲杀人间万户侯，下识字烟波钓叟……”

解英冈心想：“他将自己比做烟波钓叟，所交忘年友，那正如金朝遗民白朴有旷达的胸怀，其人潇淋出尘，高超绝迈，所居所处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意，又怎会生出陷害我父亲之心呢？”

当下越想越觉门剑生是位与世无争的隐者，吴爱莲显有诬陷栽祸之嫌，忙起立道：“晚辈解英冈，解学先是晚辈先父。”

门剑生微感惊讶道：“你，你是戒色的孩子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戒色正是家母。”

门剑生道：“你说不知令尊去世多久了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晚辈周岁不久，先父即告见背。”

门剑生道：“那年我赠他一盒七返灵砂，就没再见他来过，我还当他忘了我这老友，原来已经故去多年了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老可识一位名叫吴爱莲的姑娘么？”

门剑生摇头道：“不识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她是桃心令主的门下。”

门剑生道：“桃心令主吴翩翩我认识，但她门下弟子众多，却不知有位名叫吴爱莲者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老是否与那桃心令主有着仇隙？”

门剑生知他谈及来此之意，但不明真相，点头道：

“可说有段难解之仇。”

解英冈顿时心中有数，说道：

“吴爱莲说先父之死关系门老，她说因先父偷盗了门老一盒七返灵砂而记恨于心——”

门剑生斥道：“那丫头胡说！”

解英冈将他父亲被害的经过说出，话完，问道：“不知那年与会挑拨之人，可是门老本人？”

门剑生叹道：“不是，那是有人故意化装我前去，须知我隐居此地，数十年来不闻此事，从未走出九华百里之外！”

八十七 无字神掌

解英冈道：“是谁化装门老前去，想来门老心中一定有数。”

门剑生颌首道：“那人武功之高不下于我，我看你去找涂公亮一人罢了，至于那人不必理会。”

解英冈摇头道：“没有那人对证，事过境迁，再难指出涂公亮诬陷之罪，除非那人出来，这点要紧。”

门剑生道：“甭说我不敢确定是否那人化装我前去，纵然确定，为你之故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解英冈不悦道：“莫非门老认为晚辈无能之极，远非那人的敌手？”

门剑生慨然道：“不错，你远非那人之敌，我告诉你，徒使你招取杀身之祸！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老，那人武功不下于你，这么说那人武功也不见得高过门老罗？”

门剑生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武功尚且高过那人半筹，如今就不知道了。”

解英冈大胆问道：“若是晚辈武功不下门老的话？……”

门剑生微笑道：“我当可放心地告诉你那人是谁，而且更详细地告诉你，那人为何帮助涂公亮陷害令尊之故。”

解英冈豪气顿生，道声：“得罪！”蓦见他向门剑生攻出一招绝学，却见门剑生轻描淡写地化解开。

解英冈暗吃一惊，脑海闪电忖道：“我融会拳、剑、经、歌的第一招丝毫无功，且看第二招如何？”

身手丝毫不停的再度攻出一招“无孔不入”。

顿时解英冈拳脚齐飞，刹那间，仿佛一人变成百二人，向门剑生全身各大要害攻去。

哪知门剑生一个返掷，使得解英冈攻了个空，一招“无孔不入”再度无功。

解英冈目前只融会出“无坚不摧”“无孔不入”两招，两招攻完，身体不由微微一顿。

门剑生一声大笑，反攻上来，仅见他势如丹凤，一飞即至，右掌虚抓，状若凤嘴，倏地点在解英冈胸口上。解英冈毫无防备地被点中，心想：“倘若门剑生是我之敌，那一点岂不是要抓出我的五脏来？”念及此，不由神情惨然。

门剑生身体停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不是我三招之敌，还说什么武功不下于我？”

说着，转身去解狗儿的“甜睡穴”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第一招‘无坚不摧’还不错，第二招‘无孔不入’也蛮有意思，可惜程咬金还有三斧头，他却只有两斧头，要是真使出一招……丹凤衔珠，他就乖乖的送命了。”

那道童被解开穴道，骂道：“那野客人弹什么怪琴，害我差点把心跳出来，吃我一拳！”话音甫落，向解英冈冲去。

门剑生将他一把抓回，笑道：“狗儿啊，别现丑啦，你师父吃得定他，你却比他差点，咱们进洞吧，你今天功课还没做完哩！”

解英冈眼看门剑生带着徒儿将进洞，叫道：“门老！”

门剑生回头道：“有什么事么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晚辈请问——”

门剑生截口道：“你现在无论问我什么，我也不想答理你，等你破了我那招‘丹凤衔珠’再说！”

门剑生进内，那道童猛力关上石扉。

解英冈摇头叹道：“我不是门老三招之敌，又如何是那人之敌？”

刘铃铃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他不告诉你那人是谁，难道咱们自己查不出来么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现在查出那人事小，是否那人之敌值得考虑。”

刘铃铃道：“莫非你要想胜那门老，以证明自己武功是那人之敌才走么？”

解英冈点头道：“不胜门老，誓不离此！”

刘铃铃心道：“那简直太不可能了！”

可是她未将此话说出，怕扫解英冈的兴！

解英冈与刘铃铃在松林另端，找到一个堪可容身的岩石洞，解

英冈一到洞内，浑然忘我地坐在地上尽力思考。

刘铃铃也不打扰他，自去捉捕野味，林中山鸡、野兔倒不少，刘铃铃打到一兔、一鸡，洗刷干净，升火烤熟。

解英冈有刘铃铃照应，不愁吃喝，第三天早上在林内练了一趟功，向刘铃铃道：“门老那指‘丹凤衔珠’，我能破了。”

刘铃铃有点不相信，却不多说，随解英冈到门剑生洞府那去。

门剑生正等在洞口，见解英冈来到，笑道：“玉无翼而飞，珠无径而行，好招，好招。”

解英冈抱拳道：“晚辈领教那招‘丹凤衔珠’！”

门剑生道：“那不必了，我今天早上偷偷看你练功，那招‘无径而行’嘛，确能破得我那‘丹凤衔珠’，可是‘无径而行’只是避让之招，你又何能以第四招攻我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老怎知我创出的第三招名叫‘无径而行’？”

门剑生笑道：“还有第一招名叫‘无坚不摧’，第二招名叫‘无孔不入’，你也奇怪我怎么会知道那名称吧？”

解英冈道：“正要请问，听说融会金菊门四种绝艺后，可创出九种绝招，而成一套无敌之学，莫非门老对那九种绝招都了若指掌？”

门剑生哈哈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我若了若指掌，你永远别想是我之敌，我不过仅知其名而已，那还是令尊跟我切磋武学时谈及的，记得那年我博览美诗之势，创了一套诗拳，你瞧着！”

当下只见他喊一招“猛虎踞林”，立时状若猛虎之势，施出一招三日前破解英冈那招“无坚不摧”的招式。

接着又喊“狮子返挪”，此招即是破“无孔不入”的一招。

第三招“丹凤衔珠”，一面喊一面施展下去，其后跟着是“青龙顾尾”、“孤雁失群”、“洪河侧掌”、“龙凤交吟”、“猛虎投涧”、“龙潜巨浸”、“鲸吞巨海”一招强过一招，到最后一招“鲸吞巨海”施完，收势站定。

解英冈看得暗暗咋舌，暗想自己要破他这十招诗拳，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够啊？不禁心头大是泄气。

却听门剑生又道：“这十招诗拳本是我武功精华，我施展给令尊看，令尊大为赞佩，说据他所知，世上只有金菊门的九种绝学可破我这套诗拳，我当然不信，他便将九种绝学的名称说出。”

解英冈不禁问道：“另六种绝学叫什么名称？”

门剑生摇头道：“你既能融会出三招，另六招不难创出，到时你练对了我再说。”

话声一顿，接又笑道：“我有点不信拳、剑、经、歌齐练后，可创九种绝学强过我那套诗拳，但见你所创出的前三招之势，却又不得不信了。”

解英冈精神一振道：“那九种绝学真可能破门老诗拳么？”

门剑生道：“若照你这三招之势继续发展下去，大有可能，其实当年令尊说出九招名称，令尊认为可能，我也暗自认为可能，可惜贵门四种绝艺分散，徒存九招之名，而无人会那招实学，今日倒要在你身上证实一下！”

解英冈脑海存着那十招诗拳的威势，再听门剑生一说，生激动之心，一揖道：“晚辈思全九招，再来向门老讨教！”

这一住下去足有半年之久，才见解英冈皆同刘铃铃再至门剑生洞府之前。

门剑生走出，笑问道：“可是九招全已创出？”

解英冈苦练半年绝学，气度随之大见不凡，颇有一代宗师之势地点了点头。

门剑生也不多问，笑道：“我可不客气了。”

话音一落，一招“丹凤衔珠”攻到解英冈心口处。

解英冈滴溜溜一转，像颗无径而行的圆珠，一闪而开，双掌不闲，左掌半握成半弦之月抓出，右掌随着左掌之势，拍出一道轻风拂面般的柔风。

门剑生是识货之人，知道月形左掌不过尔尔，右掌拍出的柔风非同小可，那简直防不胜防，一经拂中，必教那阴柔之极的掌风拂成重伤。

大喝道：“好一招无边风月！”

解英冈这才知九招绝学的第四招名叫“无边风月”。

门剑生喝声下，以那招“青龙顾尾”堪堪化解。

解英冈得势不饶人，接着又攻出一招凌厉之学。

门剑生见状喝道：“无出其右！”

既是无出其右攻势可想而知，不容敌人出招驾乎其上，大有置敌人于绝境之威势。

好个门剑生，到底不凡，不慌不忙的以一招“孤雁失群”化解

开，可是到这地步门剑生已有溃不成军之败势。

解英冈大喜下，再加一记重用，势有一掌击毙门剑生之威。

门剑生笑骂道：“小鬼！你再来这招‘无始无边’，莫非真要索我一条老命？”

他口中说话，手下丝毫不惊，只见他陡然间以攻制攻，打出那招“洪河侧掌”，破了解英冈第六招绝学“无始无边”。

门剑生一招得到主动之势，哈哈一哭，也得理不饶人，猛攻一招“龙凤交吟”。

解英冈服观拳势，无可击破之地，即展一招可守可攻之学。

门剑生攻势不停中笑道：“好啊，这招‘无根无蒂’，正好破我龙凤交吟，可是你别思易守为攻，瞧我‘猛虎投涧’！”

那“无根无蒂”使解英冈在敌人采取攻势时，转为毫无牵绊安全之势，更使敌人的攻招无所依据，易守为攻。

然则门剑生的诗拳乃拳法中惊天动地之奇学，跟着一招“猛虎投涧”，使敌人不得不有所牵绊！

可是拳、剑、歌、融会下的九种绝学，每招都算好敌人之势，只见解英冈在门剑生泰山压顶之势下，身体一摇，状若站不住脚，一飘踪影不见。

那是一招“无立锥地”，正所谓“去年贫，未是贫，今年贫，始是贫，去年无立锥之地，今年锥也无。”

此招大合玄理，既是锥也无地也无，人去楼空也。

门剑生不知解英冈怎会在原地失踪，大叫：“哪里逃！”

解英冈笔道：“门老那招‘猛虎投涧’逼得我不得不逃啊！”

门剑生闻声得知解英冈飘到自己身后去了，大骇道：“好厉害的‘无立锥地’！”

身体一翻一潜，一招“龙潜巨浸”的绝学，在极端的劣势下，将身从险境中救出，而致能够刹那间再度面对敌人攻出。

门剑生见解英冈越来越厉害，心想：他最后一招名叫“无路求生”，我索性再加一招，叫他根本无求生之路，思念飞转间，以“鲸吞巨海”之势，拳脚交攻下，身体如箭射出。

哪知解英冈最后一招，乃石破天惊的绝学，敌人攻势再厉，亦能使敌人“无路求生”。

但听“啪”“啪”两掌，砍在门剑生两肩上，解英冈胜中收招，含

笑而立。

门剑生摇头道：“好厉害的‘无路求生’，我当你无身求生，原来是我无路求生矣，不过，你砍我那两掌，路子好像与那九招绝学完全不相像嘛！”

解英冈抱拳道：“后辈先向门老告罪，后辈求胜心切下，不知收敛，砍了门老两掌，要请门老饶恕后辈的轻狂。”

门剑生笑道：“要我能砍你两掌，早也砍了，比武讨教中还讲什么客气，自然求胜为先。”

解英冈道：“门老明察秋毫，后辈最后那两掌，确非含在九招绝学之中，而是莲花圣尼所创的十戒刀法化来，实在讲来，那九招绝学与门老的诗拳比起，半斤八两，不分轩轻，不是那两记掌刀，晚辈绝对胜不了门老矣！”

门剑生摇头道：“这是你的不知了，说句公道话，诗拳不如金菊门九招绝学多矣，要知你不过初度练成九招绝学，而我诗拳练了数十年，倘若你将那九招绝学练到炉火纯青之境，我展尽诗拳之能，走不出九招绝学五招之内。”

解英冈心中十分欢喜，说道：“果如门老所说，晚辈更要加倍浸吟那九招绝学之中。”

门剑生笑道：“莲花圣尼戒乃色之师，你身兼双亲两家武功之长，他日武林中，贤侄可望无敌，门老预为贤侄祝贺。”

接又叹道：“令尊说得对，金菊门九种绝学一出，必可破我诗拳，可怜他已不在世上，不然他能目睹今日之斗，虽死无憾，唉，你不知令尊生前甚为想往这九种绝学，只可惜金菊门四老不能团结一致！”

解英冈黯然道：“他年我必录出这九种绝学，焚化先父坟前，以告先父在天之灵！”

门剑生颌首笑道：“此举我甚表赞同，那九种绝学无统一名称，让我取个掌法之名，而后你题在九种绝学录本之首页如何？”

解英冈揖道：“门老所取掌名，晚辈必定恭录之。”

门剑生略一沉吟道：“那九种绝学，可称九招无敌掌法，每招既是以‘无’字为头，就叫‘无字拳’吧！”

刘铃铃拍手笑道：“英冈，恭喜你新添一套无敌的‘无字神掌’啊！”

门剑生道：“贤侄，你现在无字掌练成，遇到那人当可无险，我也放心地告诉你那人是谁了，想来你也猜到乔装我的人，即是桃心令主吴翩翩。”

“新我于前，李西张笑相，我不，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

“我笑美生来似天笑美”